



Communication in History

Technology, Culture, Society

(6th edition)

传播的历史

技术、文化和社会

(第六版)



〔加〕戴维·克劳利 (David Crowley) 保罗·海尔 (Paul Heyer) 编

董 璐 何道宽 王树国 译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未名社科·学术面对面

传播的历史

技术、文化和社会

(第六版)

〔加〕戴维·克劳利 (David Crowley) 保罗·海尔 (Paul Heyer) 编

董璐 何道宽 王树国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北京市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01-2016-6193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传播的历史:技术、文化和社会(第六版)/(加)戴维·克劳利,(加)保罗·海尔编;董璐,何道宽,王树国译.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8.5

(未名社科·学术面对面)

ISBN 978-7-301-29325-6

I. ①传… II. ①戴… ②保… ③董… ④何… ⑤王… III. ①传播学—历史—教材 IV. ①G206-09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8)第 036951 号

Communication in History: Technology, Culture, Society 6th edition by David Crowley and Paul Heyer

ISBN: 9780205693092 (pbk)

Copyright © 2011, 2007, 2003 Taylor & Francis.

Sixth edition published 2016 by Routledge

Authorized translation from English language edition published by Routledge, a member of Taylor & Francis Group. All rights reserved.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 2018 by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This edition is authorized for sale throughout China. No part of the publication may be reproduced or distributed by any means, or stored in a database or retrieval system.

本书中文简体字翻译版授权由北京大学出版社独家出版并限在中国地区销售。未经出版者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发行本书的任何部分。

本书封面贴有 Taylor & Francis 公司防伪标签,无标签者不得销售。

书 名 传播的历史:技术、文化和社会(第六版)

Chuanbo de Lishi; Jishu, Wenhua he Shehui

著作责任者 [加]戴维·克劳利(David Crowley) 保罗·海尔(Paul Heyer) 编

董璐 何道宽 王树国 译

责任编辑 孙莹炜 胡利国

标准书号 ISBN 978-7-301-29325-6

出版发行 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 205 号 100871

网 址 <http://www.pup.cn>

电 话 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编辑部 62765016

电子邮箱 ss@pup.pku.edu.cn

印 刷 者 北京富生印刷厂

经 销 者 新华书店

787 毫米×1092 毫米 16 开 25 印张 518 千字

2018 年 5 月第 1 版 2018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85.00 元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010-62752024 电子信箱: fd@pup.pku.edu.cn

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出版部联系,电话:010-62756370

序 言

小威拉德·罗兰(Willard D. Rowland, Jr.)*

传播史研究正经历着第二次重大变迁。研究当代媒介和文化的学者越来越关注在历史长河中构建出现代传播的人类历史及环境,也正是这种兴趣重新塑造了对传播史的研究。这本由戴维·克劳利(David Crowley)与保罗·海尔(Paul Heyer)编撰的文选对这一转变有着至关重要,却也姗姗来迟的贡献。

长久以来,传播的历史只是关于印刷的故事,伟大的出版人、新闻人的精美传记,或是其他某些特别的传媒机构及其主要特征的叙述,以及某个网络、传媒人物或电影类型的编年史。这类作品中最优秀的著作已经试图在更广阔的社会背景下进行描述,考察现象之间的联系,例如电子媒介与政治经济模式之间的关系,尽管这样做的还尚属少数。在传播的历史中,第一次重大变迁是对政治、法律、经济和文化等宽泛领域的传播进行更细致的考察,使之更加有规律地、更加紧密地与各种元素结合在一起,从而编织成一幅特殊的新闻业及传播的历史图景。

如果第一次重大变迁横向地拓展了参考构架,将传播史放置于一个广阔的社会背景中加以思考;那么第二次重大变迁则是纵向地开拓了参考构架,以整个人类历史为背景,以年代为顺序思索传播系统,以此来检验传播在人类及其文明的发展这一更宏大的历史进程中所扮演的角色。

若以此为划分基础,那么这本书主要探讨的是传播史第二次的重大变迁。两位编者从前辈学者,如沃尔特·翁(Walter Ong)、伊丽莎白·爱森斯坦(Elizabeth Eisenstein)和哈罗德·英尼斯(Harold Innis)的研究中获得了本书的线索。这些传播史学家深植于人类文明的背景,提出了他们对几乎所有传播技术范式的敏锐见解,这也加深了对现今迅速变化的人类经历更为充分的理解。

这本书也提出了传播史研究中的一些关键原则。首先,传播史的研究试图将所有当代的媒介和传播技术都看作是人类基本的、与生俱来的传播能力的延伸。本书拒绝将现代传媒的硬件和用途从漫长而复杂的历史长河中割裂出来,而是将电视摄像机、个人电脑和卫星等看作是人类历史的一部分;在这个过程中,人类持续地拓展他们某些特别的强项和直觉,以创造出意义和符号互动的系统。从这个角度上来看,现代媒介技术只是最新的技术形式而已,虽然非常重要,但是并未超越远古人类的传播技术

* 小威拉德·罗兰,科罗拉多大学(The University of Colorado)博尔德(Boulder)分校的新闻与大众传播学院院长、荣誉退休教授。

形式中已经包括的各种类型的言语、手势、戏剧和社会仪式。

其次,在人类历史上的不同阶段,不同的“技术专家”有着完全不同的表现,他们对人类的生产能力也因此产生了各不相同的影响。这些影响体现在个体特别的认知结构、人类社会关系的正式模式与控制这些领域的传播形式或传播系统的密切关联上。没有书写、印刷或电子媒介的口头文化看上去更“倚重”某种特别的感知模式和解释能力,它使得看、听,以及分辨的方式都大大不同于由其他传播方式占主导时的形式。随着时间的流逝,传播形式的发展也促进和推动了社会组织的重大变革,影响了——即使不是决定了——政治意见的形成,以及法律、宗教和经济的结构。因此,人类全部的经历似乎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在每个时代占优势地位的某种或某几种传播形式。

第三,如果传播系统与人类主要的思维模式和经历有着如此强烈的联系,那么传播的历史将比其他学科化的历史在人类历史中占有更为中心的地位。自19世纪晚期以来,历史研究就开始与社会学和人类学等其他主要的研究领域进行分工,同时不断有新的历史研究领域被“创造”出来。也就是说,我们有多种历史,比如政治史、社会史、经济史,甚至文化史。所有这些历史门类都在竞争获得基础历史的地位,基础历史将是其他历史得以构建的地基。而现在传播史从更深远的人类文明的视角出发,正在超越其他竞争者。现今的传播史通过其表现形式不仅展现了传播模式、系统和技术的高度重要性,也体现了其在人类历史中核心且关键的地位。基于这种认识,历史中的其他分支可能不得不被改写。

总结这几条原则可以看到,对于传播史的研究不仅对历史学本身具有深入而广泛的意义,而且有益于传播学研究和对媒介的探索。至少它强调了传播理论研究的重要性,以及它在全面理解人类行为和社会经历中所占据的中心地位。因此,这本书可以被看作是一个广泛课题中的一部分,这个课题展示了传播研究为有关文化与技术之间的关系讨论——一个在今天变得日益重要的话题——所作出的贡献。

这本从历史视野出发的著作作出了以上贡献,但是也很快会有许多重要的新问题和新的关注点由此而产生。例如,如果传播的不同形式和媒介体验是人类经验发展的中心,那么它们有多少根本性的影响?而这样的论点又与技术决定论有什么本质的区别?新近的传播研究和技术哲学研究都强烈地提醒我们反对技术决定论的观点。

或者,另外的问题可能是,如果我们更深入地回溯传播历史,将更多的注意力放在人类文明的起源上,那么我们应该向回走多远?我们通常想到传播的“进化”就是一个三部曲的演进过程,从口头文化到印刷文化,再到电子文化。但是大量当代人类学的研究指出了在前口语时代身势语的强大传播能力。这种通过手势、身体姿势、动作和符号进行表意的传播,可能是先于演讲和语言的正规传播模式。那么,我们的古希腊传统和长久以来一直影响西方学术意识的雄辩术,是否提升了口语发展对于思想和文化进化的作用?如果确有提升作用的话,那么前口语文化应该被放置到历史的图景中,加入到已被确立的三部曲中,至少形成一部四重唱。

然而,方法论在这里是个巨大的难题。描述口语文化的特征已经足够困难,因为

对于历史的理解都是围绕着文献记录进行的。在留有文字记载或人类物质遗产之前的人类的历程,都被支离破碎成模糊而神秘的史前史。我们如何才能从口语以及前口语文化的迷离中拨云见日,从而培养出成熟的能力,以对那一时期的传播特性有更为确定的认知和理解呢?

而且,不同传播时代的过渡期又是怎样的呢?无论是三部曲还是四重奏模式,都假设一种传播文化或传统与另一种之间有明确的界限。而事实是,随着我们对传播文化和形式的转换及过渡的问题研究得越多,我们就越深地陷入英国诗人约翰·多恩(John Donne)的困境——如何找到白天与黑夜的分界线?比如,西方抄写文化到底有多长的历史?口语文化到底是怎么样的情形?我们如何看待印刷文化?这些看法如果不是决定性的,那它们在多大程度上引导着印刷文化的发展?这些问题在我们所处的时代里并非微不足道,因为我们目前还正处在我们所认为的“电子文化”的相当早的阶段中。

在我们对传播历程的理解中总是带有一定的西方文化中心主义的色彩,如何补偿这样的偏差?我们恰好正在不断认识到东方的语言和媒介历程的起源,这令一直把欧洲和北美的有记载的历史作为传播编年史主线的我们多有不安。与此同时,我们又刚刚触及南半球的另一种了不起的文明发展史,他们的口语和书写历史将为我们对传播历史的研究带来大量丰富的,也可能是令人困惑的资料。

还有,什么是传播的进步和发展呢?通常,我们将印刷文化看作是口语和书写传播模式的进步。但真是如此吗?这样的观点是否会有违于许多标准呢?在这样的变迁过程中,会失去什么呢?而后,对于当代的变化我们应该做些什么呢?我们对于现代传播技术的特性及其影响力的看法一直在“它是救世主”和“它是恶魔”的两个极端之间游移不定。在传播几乎无处不在的环境下,我们是否能静心思索一下,什么是更好的或是更糟糕的。或者,就在提出该问题的这一刻,我们真的能说清楚某一种传播方式的切实影响力吗?

并不是说阅读了戴维·克劳利和保罗·海尔编撰的读物就能回答出这些问题,他们也本不需完成这项任务。但是,这本读物从传播历史的角度出发,为我们呈现了丰富而且令人关注的视角。它也使教授给学生更为精到的媒介和传播技术的历史变得容易,为人们理解媒介和传播史提供了更为冷静和专业的框架。它还有助于加强传播学研究和历史研究的新的学术关联。

前言

为什么新的传播媒介——字母表、印刷媒介、广播电视、因特网——登场？后来的媒介对先前的媒介有什么影响？新的媒介又如何作用于社会的日常生活？还有社会和文化又如何反作用于媒介的运行？

《传播的历史》一书提出了十多年来人们关注的问题。在这段时间里，许多学者和同事告诉我们，这一学科领域对于他们的研究兴趣和职业发展，已经越来越重要了。非常感谢来自 Pearson Allyn & Bacon 出版集团的鼓励与支持，让我们创作了新的、议题更为广泛的第六版。新的版本描述了主要媒介在过往的岁月中，不断产生着越来越广泛的影响，例如印刷媒介在现代国家兴起中所扮演的角色；新版本也在更广泛的范围内，审视我们所处时代里不断增殖的媒介形式——电视、录像、数字技术、因特网。本书的文章都是相关领域的学术先锋和大家的精选之作。不过，这个新版本的目标与此前版本的目标别无二致，都是鼓励学者们在人类历史的广阔背景下，思考人类行为和社会经验的发展是如何与传播媒介的应用相互呼应的。本书所描述的发展历程，有助于人们理解媒介以怎样的方式，既有力地维护着社会秩序的稳定，同时又扮演着强有力的变革代理人的角色。

有关媒介在历史中所扮角色的话题，涉及范围相当广阔，广泛到让我们相信，任何一位作者都无法在一本单独的著作中，轻易包揽其所应涵盖的所有方面。因而从一开始我们就感觉到，有关这个议题最好的呈现方式就是选取代表作的文选，从而呈现那些直接研究这个领域，或是对他人的相关研究有所补充的作者的成果。与前面几个版本一样，所有的供稿者都尝试告诉我们某一种媒介的特性、它在人类社会中的重要地位，以及它的发展历程。这些作者来自不同学科领域，也不足为奇。传播的历史，尽管大部分时候属于传播或文化研究的学科范畴，但是它也可能是其他学科领域衍生出的新枝，并且与那些领域相互关联，这其中就包括建筑学、考古学、人类学、历史学、新闻学、文学和社会学。

新版本的一些变化

新入选的文章的作者包括丽萨·吉特尔曼(Lisa Gitelman)、乔纳森·斯特恩(Jonathan Sterne)、约翰·杜伦·彼得斯(John Durham Peters)、亨利·詹金斯(Henry Jenkins)和曼纽尔·卡斯特尔(Manuel Castells)。新收录的文章涉及录音技术的开发、不同广播模式的出现、后大众媒介环境下的电视，以及移动通信和网络对社会生

活的广泛影响等话题。

我们将第六版分为八个部分,从史前开始,结束于当今信息时代。在书中,文章的作者有时会引用同一部分或书中其他部分的文章内容,因此我们相信你会发现,在每一部分之中以及八个部分之间,有着很强的内在联系。

为了进一步帮助研究者理解这种连接关系并形成对传播历史的总体印象,我们在每部分的开头都加入了一段导语,以阐明这一部分的基本原理,解释关键概念和所发生的变迁,并且概述背景情况,这些材料将帮助读者更好地领会这些各具特点的文章。在这本书的最后,我们为每一部分列出了一个简短的阅读清单,为读者的深入阅读提供建议。

致谢

有许多人在这个项目的进行中给予了我们大量的鼓励和帮助,在这里我们无法一一提及他们的名字,只能列举其中的一些人。我们要感谢艾莉森·比勒(Alison Beale)、阿诺克·比朗格(Anouk Belanger)、戴维·布莱克(David Black)、里安农·布瑞(Rhianon Bury)、比尔·布克顿(Bill Buxton)、艾拉·车米勒夫斯卡(Ella Chmielewska)、伊安·楚恩(Ian Chunn)、哈特·科恩(Hart Cohen)、隆·杜宾斯基(Lon Dubinski)、德瑞克·德·克科霍夫(Derrick de Kerckhove)、简·迪克森(Jane Dickson)、艾林·爱德华斯(Elin Edwards)、布鲁斯·弗格森(Bruce Ferguson)、乔纳森·费恩(Jonathan Finn)、吉普·福乐斯(Jib Fowles)、凯瑟琳·格拉尼奥(Kathleen Galarneau)、罗伯特·格拉姆(Robert Graham)、林恩·黑瑟(Lynne Hissey)、西尔维娅·霍安(Sylvia Hoang)、理查德·赫伯特·霍恩(Richard Herbert Howe)、杰西·亨特(Jesse Hunter)、依芙娜·埃尔文-扎瑞卡(Iwona Irwin-Zarecka)、里斯·杰弗瑞(Liss Jeffrey)、詹姆斯·B. 约翰斯顿(James B. Johnston)、斯蒂芬·科恩(Stephen Kern)、比尔·莱斯(Bill Leiss)、罗里·劳里默尔(Rolly Lorimer)、奥扬·马基勒西(Oya Majlesi)、肖娜·迈克卡博(Shauna McCabe)、戴维·米特西尔(David Mitchell)、艾拉·内曼(Ira Nayman)、吉恩·奥格里维(Jean Ogilvie)、约翰·罗兰德森(John Rowlandson)、里斯·欧伊麦特(Lise Ouimet)、赫伯特·皮姆洛特(Herbert Pimlot)、费鲁泽·拉德杰(Firoozeh Radjei)、格特鲁德·罗宾逊(Gertrude Robinson)、维克·罗兰德(Wik Rowland)、莱斯利·萨德(Leslie Shade)、布瑞恩·休史密斯(Brian Shoosmith)、艾德·斯劳佩克(Ed Slopek)、斯蒂文·史塔克(Steve Stack)、乔纳森·斯蒂恩(Jonathan Sterne)、格拉姆·汤姆森(Graham Thompson)、费尔·维汤尼(Phil Vitone)、詹姆斯·王(James Wong)、达尔文·维施勒(Darren Wershler)、加伊乌斯·基尔伯特(Gaius Gilbert)、丽萨·萨姆(Lisa Sumner)、马丁·道丁(Martin Dowding)、安德鲁·赫尔曼(Andrew Herman)、芭芭拉·詹金斯(Barbara Jenkins)、

伊琳·麦克里奥德(Erin Macleod)和彼得·乌尔库哈特(Peter Urquhart)。

我们也要感谢以下机构提供的帮助,它们是加拿大国家档案馆(National Archives of Canada)、加拿大麦吉尔大学(McGill University)艺术史和传播研究中心(Art History and Communication Studies)、加拿大威尔弗里德·劳里埃大学(Wilfrid Laurier University)传播学系(Department of Communication Studies)、多伦多大学(University of Toronto)麦克卢汉文化与技术项目(McLuhan Program in Culture and Technology),以及互联网集团(The InterNet Group)。

我们还要致谢我们的编辑:珍妮·扎勒斯基(Jeanne Zalesky);Pearson Allyn & Bacon 出版集团的梅甘·兰茨(Megan Lentz)、巴亚尼·迪里恩(Bayani Deleon)、莎拉·拜隆德(Sarah Bylund)、莎拉·史雷斯(Sarah Sleys)、凯蒂·伽维兰尼斯(Kathy Gavilanes);GGS 高等教育资源集团(GGS Higher Education Resource)的约瑟夫·巴拿巴斯·马尔科姆(Joseph Barnabas Malcolm);印前 PMG(Pre-Press PMG) 的露西·帕尔米瑞(Lucy Palmieri)和简·希尔肯(Jane Hilken),以及其他所有对本书新版本做出贡献的人们。

目 录

第一部分 早期文明的媒介

第 1 章 文字的先驱	德妮斯·施曼特-贝萨拉特/5
象征物与符号	5
旧石器时代早期和中期的象征物	6
旧石器时代晚期和中石器时代的象征物	6
新石器时代的象征物	8
传播与数据储存的转折点	11
第 2 章 古代帝国的媒介	哈罗德·英尼斯/14
从石头到莎草纸	14
文字的影响与平等权利	15
变革的效应	17
苏美尔城邦	18
泥版与楔形文字	18
泥版与社会组织	20
第 3 章 无文字的文明——印加人与结绳记事	马西娅·阿舍、罗伯特·阿舍/22
第 4 章 文字的起源	安德鲁·罗宾逊/29
文字的功能	29
文字的起源	32
文字的发展	32
文本、言语和语言	34
现代版“象形文字”	34

第二部分 西方书面文化的传统

第 5 章 希腊遗产	埃里克·哈弗洛克/42
印刷机普及之前的读者	45
第 6 章 文字与字母表的作用	罗伯特·K. 洛根/49
文字与字母表的作用:信息加工的新模式	49
零与位置数字系统	50
数学语言	52
数量标记、定量分析和质量标记、定性分析所产生的影响	52
第 7 章 口语文化、书面文化与现代媒介	沃尔特·翁/56
您知道您能够回想起什么:记忆法和固定说法	57
声音的内在性	60
次生口语文化	62
第 8 章 中世纪的交流与信仰	詹姆斯·伯克、罗伯特·奥恩斯坦/65

第三部分 印刷革命

第 9 章 纸张和雕版印刷术从中国来到欧洲	托马斯·F. 卡特/77
雕版印刷的起源	80
第 10 章 印刷术的发明	刘易斯·芒福德/86
第 11 章 印刷革命	伊丽莎白·爱森斯坦/91
第 12 章 早期的现代读写能力	哈维·J. 格拉夫/101
印刷、改革和宗教运动	101
北美殖民地民众的读写能力	106
第 13 章 新闻贸易	约翰·B. 汤普森/111

第四部分 电流创造连线世界

第 14 章 电报:维多利亚时代的因特网	汤姆·斯丹迪奇/121
第 15 章 新新闻	迈克尔·舒德森/129
作为娱乐的新闻业:约瑟夫·普利策和《纽约世界报》	130
作为信息的新闻:《纽约时报》的兴起	133
第 16 章 电话接管指挥	克劳德·S. 费舍尔/136
建立电话业	136
垄断时期:1880—1893	137
第 17 章 时间、空间和电报	詹姆斯·W. 凯瑞/143

第五部分 影像技术和大众社会的出现

第 18 章 消费的梦想世界	罗莎琳德·威廉姆斯/155
特罗卡迪罗广场上的学校	155
1900 年世博会的重大意义	158
百货商店里的异国情调	159
电子仙境	160
第 19 章 早期的图片新闻	乌尔里希·科勒/163
照片新闻业的结构要素	165
第 20 章 刻下声音	丽萨·吉特尔曼/172
第 21 章 制造留声机	乔纳森·斯特恩/177
可塑性、家庭生活和公共传播	177
第 22 章 早期的电影	丹尼尔·茨特罗姆/182
第 23 章 电影中的谈话	斯科特·艾曼/190
第 24 章 大众传媒和明星制度	吉伯·伐勒斯/199

第六部分 无线电时代

第 25 章	无线电世界	史蒂芬·克恩/213
第 26 章	无线电广播中的公众之声	约翰·杜哈姆·彼得斯/217
第 27 章	早期的广播	苏珊·J.道格拉斯/222
第 28 章	节目的黄金时代	克里斯托夫·斯特林、约翰·M.基特罗斯/229
	广播剧	231
	政治广播	235
第 29 章	广播的声音	米歇尔·希尔姆斯/237
	广播协作网的悲哀	242
第 30 章	电视时代的广播	彼得·伏纳泰勒、乔舒亚·E.米尔斯/246

第七部分 电视时代

第 31 章	电视初现	威廉·鲍迪/257
	制造业	258
	捍卫商业电视	258
	培训电视受众	260
	寻求国家信号	261
	美国家庭开始喜欢电视	262
	社会影响	264
	电视界面临的政治压力	265
第 32 章	新语言	埃德蒙德·卡彭特/269
第 33 章	为电视让路	林恩·斯皮格尔/277
	家庭团聚	278
第 34 章	电视改造了新闻	米切尔·史蒂芬斯/285
第 35 章	两种文化——电视对阵印刷术	尼尔·波兹曼、卡米勒·帕格利亚/29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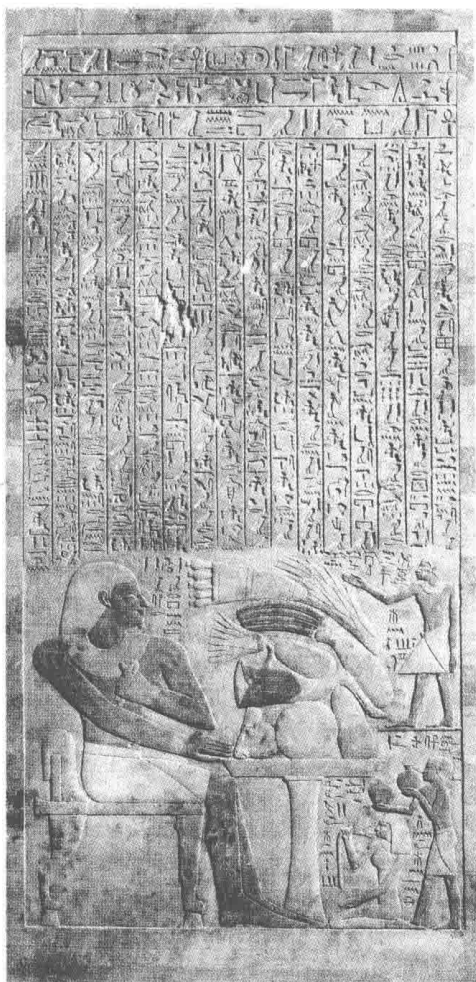
第 36 章 网络时代的电视	亨利·詹金/307
频繁换台型、随遇而安型和忠诚型	307
在你们自己当中交谈	310
八卦闲谈如何促进聚合	313
为投票而比赛	316

第八部分 信息时代的新、旧媒体

第 37 章 控制权革命	詹姆斯·贝尼格/322
新的控制技术	325
信息社会	328
第 38 章 媒介如何成为新媒介	列弗·迈诺维奇/334
第 39 章 互联网的普及	珍妮特·阿贝特/338
全球图景	338
万维网	341
建造万维网	342
第 40 章 万维网	杰伊·戴维·博尔特、理查德·克卢辛/345
文字和图像设计	345
万维网的各种修补	346
网络摄像机	349
第 41 章 移动网络社会	曼纽尔·卡斯特尔/352
坚韧的连接性	352
网络的选择	352
即时社群中的活动	353
个体活动中社会背景的模糊化	353
接入无线网络是个体价值的源泉,也是一项社会权利	355
注释	357
推荐阅读	380
鸣谢	383

第一部分

早期文明的媒介



石灰石石碑的绘画，出自埃及第十二王朝，约公元前 1955 年，爱德华·S. 哈克尼斯 (Edward S. Harkness) 于 1912 年赠予大都会博物馆 (The 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 (展品编号 12184)。(美国纽约大都会博物馆版权所有)

无论什么时候,只要提起诸如“媒介”或“传播”这些概念时,许多人想到的都是科技无所不在的世界。传播学领域的研究者们可能会追溯到更为久远的历史,想到两百多年前出现的报纸、15 世纪发明的印刷媒介,或是起源于古希腊的字母。然而,传播媒介实际上更加古老——比刚刚提到的要古老得多。在这部分,我们将看到这些媒介在发展过程中的重要方面,以及复杂的文字系统在古老的美索不达米亚(Mesopotamia)和埃及地区的起源和出现。

什么是最早的传播媒介?这个问题恐怕无法得到科学的解答,但是其答案却是可以想象的。几乎从我们史前时期的祖先用木头、骨头、石头制造工具以帮助他们从物理上适应外在环境的变化开始,他们可能就已经在制作“用于思考的工具”了。这类工具最早的形态,可能只是一根刻有表示附近地区鹿群数量的木棍,或者是用来标识所在领地重要事项的圆木。而在这里,重要的是这个过程,即人类通过创造传播媒介扩大了他们的交流范围。

传播是信息和讯息的交换,是一种活动。大约在十万年前,我们的祖先最开始是通过非语言手势进行交流,而后又将语言体系加入进来。随着他们的世界变得越来越复杂,共同拥有的群体记忆就不足以帮助他们记住各种重要的事项了。他们时常需要所谓的体外记忆,也就是储存在人脑之外的记忆。因此,“传播行为”的增加导致了“传播媒介”的出现——人类需要开发媒介,来储存和提取日益增多的信息量。今天的芯片就是这一类介质,它是我们所假想的刻有记号的木棍的直系后裔。

有大量的证据显示,在史前阶段的晚期——大约从公元前 50000 年到公元前 10000 年之间,无论是传播活动,还是传播媒介都已经出现了。今天,考古学家和其他领域的研究者致力于重新考察旧石器时代(Old Stone Age)所谓的艺术——在西欧发现的、起源于最后一次冰河时代(Ice Age)末期的骨质工具、小型雕像和著名的洞穴壁画。先前的研究者们往往将这些人工制品看作巫术、图腾,或者是“为了艺术而创造的艺术品”,然而,我们从传播媒介的角度出发,可能会思考这些人工制品是否是最早的符号运用的系统性尝试,以便记录下有关自然环境的信息,换言之,它们是否就是传播媒介。

现当代所进行的研究使得我们有可能不断地获得关于古代文字体系发轫的新认知,我们在这一部分所收录的第一篇论文——德妮斯·施曼特-贝萨拉特(Denise Schmandt-Besserat)的《最早的文字形式》(“The Earliest Precursors of Writing”),正是对古代文字更为直接的历史起源的描述。施曼特-贝萨拉特的论证并不是以最新的考古发现为依据的,相反,她以一种新的传播研究方法重新阐释了先前的发现。她从 12000 年前开始,由此一直追踪到公元前 4 世纪,研究了在两河流域和埃及地区重要的近东文明(Near Eastern Civilization)的兴起——人们通常认为,这是由于文字的发明才成为可能的。

施曼特-贝萨拉特提出了相当有说服力的论据,在文字出现之前,旧大陆(Old World)的一些社会已经开始记录经济方面的交易了,在这些贸易往来中,使用的是 1

厘米到3厘米大小、经过烧制的黏土符物。通常,人们将这些人工制品解释为符咒、玩具或工具,施曼特-贝萨拉特在评论这样的解释时,向读者展示了一些极其有趣的考古发现,然后她独辟蹊径,提出了与传统观点不同的传播媒介的解释视角。为此,她指出,许多此类的符物,类似于所谓的表意文字的字母,即被人们约定俗成的符号,从外形上看并不像这些符号所代表的事物(与其所代表的事物外形类似的字符被称作“象形文字”)。表意符号是世界上第一种成熟的文字系统——发轫于公元前3500年的苏美尔楔形文字(Sumerian)——的基础。因此,如果她的假设是正确的,那么就意味着,这些符物是三维立体文字的一种抽象形式,它们用来回应因社会和经济的变革而必然导致的一种更为复杂的生活方式——文明社会的出现。

我们所收录的第二篇文章来自哈罗德·英尼斯(Harold Innis,1894—1952),他探讨了在埃及和两河流域的帝国建立之后,传播领域发生了些什么。英尼斯是加拿大政治经济学家,后来又转而研究传播理论。他在芝加哥大学(University of Chicago)读书期间所学到的传播学观点,时常会在他的早期经济学著作中呈现出来。不过,在他去世前不久出版的两部作品——《帝国与传播》(*Empire and Communication*)(1950)和《传播的偏向》(*Bias of Communication*)(1951)——真正标志着他转向了传播史的研究。英尼斯比20世纪的其他任何学者都更为强烈地主张,传播史这个领域应该获得学科或子学科的地位。虽然他几乎探索了有关传播和传播历史的各个方面,但是他的研究主线集中于媒介在古代帝国和早期西方文明的组织中所扮演的角色。

英尼斯围绕一系列核心概念详细阐述了他的传播史,其中有些可以从我们所收录的这篇文章中找到。这里最为重要的概念,可能是与时间、空间相关的概念。英尼斯认为,旧大陆的每一种文明都有特定的文化取向——或为时间偏向,或为空间偏向。这种取向部分源于该文化所使用的主要媒介的特性及用途。比如,古埃及所采用的石头是耐久的“时间偏向”的媒介,有利于神圣王权的集中化的绝对统治。从象形文字的使用到精确得令人惊讶的日历的出现——农耕周期正是以此为轴心而转动起来的,这些都进一步证明了这种偏向。莎草纸是一种轻巧、便于携带的“空间偏向”媒介,它适合对广袤的疆域进行管理,因而莎草纸的出现,导致埃及的格局也发生了改变。随着领土的扩张,僧侣阶级的权力随之扩大,疆土更加广阔的帝国也应运而生,这样的帝国需要能够熟练使用新媒介的行政官僚。

接下来的文章来自马西娅·阿舍(Maria Ascher)和罗伯特·阿舍(Robert Ascher),这篇文章关注了直到最近都被大部分传播史研究者所忽略的一个领域:美洲新大陆(New World)的古文明。阿舍夫妇将注意力放在有别于其他新大陆国家(例如玛雅人和阿兹特克人)的印加人(Incas)身上,他们没有文字。文字难道不是文明和国家一级的复杂组织存在的必备条件吗?两位作者指出了这个至今广为流行的观念的错误之处。他们令人信服地证明,使文明成为可能的并不是文字本身,而是能够有效且全面记录信息的媒介。在古代秘鲁的印加人中,结绳文字“基谱”(Quipu)就发挥了这样的功能。秘鲁的这种结绳文字,由不同长度、粗细、颜色的绳子组成,可以将它们打